

中国民族植物学研究三十年概述与未来展望

裴盛基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云南昆明 650204)

摘要: 民族植物学(Ethnobotany)1896年诞生于美国,1982年引入我国,经过三十年不断努力,中国民族植物学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理论体系、内容和方法,在植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保护、文化多样性和社区发展等领域,取得一些研究进展和若干成果。本文在针对民族植物学的产生与发展背景进行简述的基础上,对我国民族植物学的学科建设与理论创新发展和研究进展与成果进行了概括性论述;并提出我国民族植物学未来发展的五个主要方面以供讨论。

关键词: 民族植物学; 中国; 三十年回顾; 研究进展; 展望

中图分类号: Q9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036(2011)02-0005-05

前 言

民族植物学诞生于1896年,由美国植物学家哈什伯杰(John Harshberger)创立。民族植物学形成于西方工业化蓬勃发展时期,工业发展对植物资源的广泛需求和农业产业化发展对植物遗传资源的不断需求,推动了民族植物学的迅速发展;二十世纪后半叶,世界工业化进程和全球经济化发展加快,资源与生态危机不断加深,全世界共同关注生态环境保护与生物资源的可持续性,民族植物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即在全球范围内维护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的共存,实现植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为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服务的新的历史时期。我国民族植物学研究起步较晚,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至今已有三十年的历史。民族植物学在我国的发展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农业发展面临由传统生计农业向高效农业发展的转型时期;工业全面发展提速,对植物资源有着广泛的需求,为民族植物学的发展提供了历史的机遇和丰富的内容。

中国是世界上植物资源极其丰富的国家之一,植物物种多样性高达37,500种,其中为我国各民族人民传统利用的植物就有两万种之多,仅药用植物一项就有11,146种;我国的民族文化多样性丰富程度著称于世,五十六个民族认同于统一的“多元一体文化”一个国家之中,中华各民族自古以农业立国,五千文明创造了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在世界上享有极高的声誉。各族劳动人民利用各种植物作衣代粮,防病治病,建筑家园,发展工业,美化环境,保护生态并与世界各国进行交流和贸易互惠,不但历史悠久,而且对相关传统知识代代相传,通过文传口承形式保存至今日,是我国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也是世界上保存完好,民族文化历史发展从未中断过的极少数古老文明国度之一,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因此,在某种意义讲,民族植物学之根早已深植于中华各民族五千年的文化之中,为现代民族植物学发展提供了广阔天地和肥沃的土壤。在近代科学发展过程中,自十七世纪后期,西方国家不断派遣植物、动物、农业、园艺、人类学和考古学等领域的大批专家、学者、探险家和探宝者前来中国,足迹遍

收稿日期:2011-03-01

作者简介:裴盛基(1938-),男(汉族),四川绵阳人,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从事民族植物学研究。

及全国各省区,进行大量调查,采集植物和重要遗传资源,大量收集民族学、考古学信息资料和样本,不仅填补了若干科学领域空白,还丰富了西方国家的资源和科学技术内容.长期以来,我国对这些领域的科考科研工作一直相当薄弱,迟迟未能觉醒对我国自身丰富的战略植物资源、重要农业遗传资源和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的重要性的认识,研究和保护工作相当落后,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民族植物学在中国的发展将有助于我国学者了解和认识我国各民族丰富的植物学知识和植物资源的开发与保护的历史和现状,打破并将有望彻底结束长期以来一直是“先进的西方人研究落后的非西方人”的民族植物学学科发展历史.

1 学科建设与理论创新发展

民族植物学的学科定义经历了“对土著利用的植物进行调查编目和描述”到“研究人与植物相互作用过程及其对环境的影响”的发展.在研究方法方面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描述阶段(Descriptive Stage)”、“解释阶段(Explanation Stage)”和“应用阶段(Applied Stage)”的发展;近期发展形成到“应用民族植物学(Applied Ethnobotany)”的传播,特别是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植物资源可持续利用中的大量实践.

民族植物学研究自1896年开始就一直是“先进的西方人研究落后的非西方人”的学科,延续了近100年.我国的民族植物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是本土学者研究本土文化与植物,并明确提出:民族植物学是研究人与植物界全面关系的一门交叉学科,研究内容包括人类对植物的经济利用,医药利用,生态利用和文化利用的历史、现状与特征,以及人类利用植物的动态变化过程^[1].在研究工作不断深入发展的过程中,进一步明确:“中国的民族植物学研究是植根于中华民族大家庭共同创造的5,000年文明的基础上,五十六个民族认同于统一的国家,‘多元一体’的民族融合,‘合而不同’的文化特质之中,具有各民族利用植物,保护生态和生计方式各不相同的地域文化差异特征”.民族植物学作为研究人与植物相互作用的科学具有显著的地域性,突出的民族性和时空差异性.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各民族(包括汉族)的传统利用植物的知识和实践经验,实现植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保护生物与文化多样性,为我国国民经济现代化建设服务,为各族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不断改善提高作贡献,是我国民族植物学研究的基本方向和任务.我国民族植物学研究在充分吸收、消化国外理论方法和经验,经过长期探索、实践和积累我国各地民族植物学研究工作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以植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协同演化关系为主线,研究人类利用植物的文化行为与实践过程,及其对植物物种和生态系统的影响”的理论观点,是民族植物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2].

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实践,对传统知识和科学知识两大认知体系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阐明了传统知识和科学知识是两个不同的认知体系.具有各自的认知价值观,在社会实践中两种价值都是客观存在,互为补充而并不相互排斥.在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协同演化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学者较先证明了传统文化信仰对植物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是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相互作用的结果,并开展了西双版纳傣族、楚雄彝族、滇西北藏族和纳西族地区的自然保护区周边地区自然圣境保护的社区试点工作,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开辟了一条动员广大群众参与的民间途径,并得到自然保护部门的认可和支持,将自然圣境的社区保护工作纳入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十大工程计划之中.从理论上讲,传统知识被认为是“非正式”的地方性、局部性知识,不能像现代科学知识一样被推广和普遍应用.近年来,我国学者应用民族植物学原理与方法,通过大量实地考察和应用研究试点,提出了传统知识的“生态位转移(Nich Transfer)”的观点,并在农村扶贫开发,社区发展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实地应用,取得了初步成效.

我国民族植物学研究30年前从云南起步,现在已经扩展到全国大部分省区,特别是西部地区 and 长三角地区各省、市、自治区,从事民族植物学研究的机构和专业人员已经大幅度增长,特别是一些大专院

校、科研院所和自然保护区都纷纷投入民族植物学的研究行列。自1986年在昆明植物研究所成立我国第一个民族植物学研究室后,内蒙古师范大学于1995年成立了民族植物学研究所,南京中国野生植物综合利用研究院、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西南林学院、各民族自治区、州、县的民族药物研究机构等都先后采用民族植物学的方法,开展区域特色植物资源、民族药、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民族植物学研究;应用民族植物学方法进行农村扶贫,社区发展和自然保护区工作,在云南、四川、贵州、内蒙古、广西、新疆等多民族聚居地区取得了显著成效。

2 研究进展与成果简况

自1987年成立以来,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民族植物学研究室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研究室在建室初期采用经典的民族植物学方法,在区域民族植物学、植物类群民族植物学、药用民族植物学等三个方面开展共30余项研究课题,先后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楚雄彝族自治州、大理白族自治州、丽江市和迪庆藏族自治州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开展区域民族植物学研究,在类群民族植物学方面开展了竹藤(竹类与棕榈藤)民族植物学、魔芋属民族植物学、姜科民族植物学、大麻民族植物学、滇西北集市植物调查、热带山地森林小产品;在药用民族植物学方面进行傣药、纳西药、拉祜药、瑶药等民族药系统调查、编目、记载和评价等工作。进入九十年代后期,民族植物学研究室拓宽领域,由经典的民族植物学研究延伸到应用民族植物学研究领域,把重点转移到民族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西双版纳热带山地轮歇农业替代改良,丽江鲁甸药用植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高黎贡山社区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管理;楚雄紫溪山彝族社区生物多样性综合管理和社区生计发展;江城明子山哈尼族社区山地环境管理和扶贫项目;以及自然圣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等;与此同时从民族药中开发新药“爱尼防感油”和云南民族食花文化资源的研究和开发利用等26项应用民族植物学研究。

内蒙古师范大学是较早从事民族植物学研究的北方综合性师范大学,在陈山教授和哈斯巴根教授引领下,对蒙古民族植物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多项研究,完成了《蒙古高原民族植物学研究》等重要著作出版;中国野生植物综合利用研究院(南京)以张卫明教授为首的专家团队应用民族植物学方法,对罗布麻、香辛料、植物胶等野生植物和野生蔬菜进行开发研究和产业化发展,取得了相当大的经济效益,为国民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央民族大学以薛达元教授和龙春林教授为首的研究团队,在西部民族地区开展民族传统知识和植物资源调查,出版了多部有关少数民族利用植物的专项书刊和调查报告。对我国民族传统知识的保护、传承和利用,作出了重要贡献我国在民族药研究方面起步较早,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开始民族调查发掘工作,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特别是民族医药志书的整理、调查、发掘和出版,和从民族药中开发新药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特别值得提到的是贵州省中医学院等科研单位在最近二十年开发苗药等民族药方面成绩显著,成功开发出200多种民族药产品;同时,为贵州的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我国民族植物学研究从无到有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我国学者在国内学术刊物发表大量民族植物学研究论文,填补了过去100年没有中国学者在该领域发表论文的空白。值得庆幸的是,由我国学者撰写的中国第一部民族植物学专著《民族植物学》于2007年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标志着我国民族植物学已经建立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

我国民族植物学研究领域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也同样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民族植物学研究室为中国民族植物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从起步到逐步完善都做出了国内外一致公认的重要贡献。

在回顾我国民族植物学的发展同时,我们还应看到问题和不足。目前,对民族植物学这一学科的重要性在国内的社会认知仍然不足;对民族传统知识和植物资源的密切关系缺乏深入了解;在从传统医药和传统知识中开发新药新产品的同时,对植物资源保护不够,甚至造成资源破坏;在政策层面对民族植

物学研究的支持力度不够;对传统知识的知识产权保护和遗传资源保护缺乏政策法规和有力措施,资源和传统知识外流情况时有发生,等等都是当前亟待改进的问题与不足.

3 中国民族植物学未来展望

“民族植物学之根”源于中国,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出灿烂辉煌的古代华夏农业文明;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工业文明开创了民族植物学研究的先河,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对自然资源的巨大需求所驱动,并为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之间构建了一座通向未来的科学桥梁. 中华民族振兴的时代使命为民族植物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机遇和空间,在高科技日新月异、突飞猛进发展的同时,为应对全球人口、资源、环境危机和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传统知识的价值体系和传统文化的作用愈来愈受到现代社会的重视,无数事实表明传统文明和传统知识正在全球范围内经历着一个复苏的新时期,民族植物学研究的任重而道远. 当前,在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增强民族团结,建设生态文明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民族植物学肩负着特殊的使命. 为适应发展的新形势,笔者认为,我国今后的民族植物学研究应围绕以下五个方面开展研究:

(1) 大力加强民族植物学在区域发展中的应用研究工作,特别是针对西部地区,广大山区和民族地区的区域协调发展,民族文化的传承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等,应用民族植物学方法开展重要战略植物资源的发掘研究,进一步促进各地区特色植物资源和地域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促进社区生计发展工作,进一步增强各民族大团结,推动民族地区的繁荣与和谐发展.

(2) 应用民族植物学与生态学、药用民族植物学和农业民族植物学理论和方法,与现代地理信息系统学、生物信息学、植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等学科相结合,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促进我国植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生物产业发展,进一步推动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在资源开发中重视传统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惠益分享,为区域协调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3) 加强人才培养,特别是重视少数民族人才培养,促进西部民族地区民族植物学研究和应用工作. 建议中央民族大学和各省区民族大学和民族学院开设民族植物学专业课程和设立民族植物学研究生培养项目,加快民族专业人才培养.

(4) 不失时机地开展古籍信息民族植物学研究,在《中华大典·生物典》的编纂工作带动下,推动汉民族植物学的研究和考证整理工作,进一步开创中国特色的民族植物学研究,对我国3,000年来用汉字和各民族语言文字记载下来的传统利用的数千种植物“正本清源”,用现代科学方法考证其进化系统地位,地理分布和古代的各种用途,为现代社会生产和生活服务.

(5) 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开展民族植物学交流与合作. 我国民族植物学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于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特别是在植物多样性清查编目,植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社区发展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领域均具有交流与合作的广阔前景.

参考文献:

- [1] 裴盛基. 2011. 民族文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J].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1, 26(1): 511-516.
- [2] 龙春林, 薛达元, 冯金朝. 民族地区自然资源的传统管理[J].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9.
- [3] 裴盛基. 民族植物学研究二十年回顾[J]. 云南植物研究, 2008, 30(4): 505-509.
- [4] 裴盛基, 龙春林. 民族文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M]. 生物多样性保护系列丛书, 北京: 中国林业出版社, 2008.
- [5] 裴盛基, 淮虎银. 民族植物学[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7.
- [6] 裴盛基. 关于我国民族药研究与新药开发的探讨(上、下)[J]. 云南中医学院学报, 2007, 30(4): 1-3; 4-7.
- [7] 陈山, 哈斯巴根. 蒙古高原民族植物学研究[C]. 呼和浩特: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2002.
- [8] 裴盛基. 民族植物学与植物资源开发[J]. 云南植物研究增刊 I. 1985. 135-144.
- [9] 盛诚桂. 民族植物学——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科学[J]. 植物杂志, 1983(1).

- [10] 裴盛基. 西双版纳民族植物学的初步研究, 热带植物研究论文报告集[C].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2.
- [11] Pei SJ(裴盛基). Ethnobotany: Development dynamics of the discipline and prospects[J]. *Acta Bot Yunnan*(云南植物研究), *Suppl. XIV*, 2003, 1 - 10.
- [12] NFS. NFS Biocomplexity Workshop Report: International Imperative in Ethnobiology [M]. *Missouri Botanical Garden USA*, 2003.
- [13] PEI SHENGJI. Bio-cultural Diversity and Development of West China [J]. *Journal of the Graduate School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2002, Vol. 19, No. 2.
- [14] FORD RI. Ethnobiology at the Millenium, Past Promise and Future Prospects, Anthropological Papers[R]. *Museum of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 2001.
- [15] JAIN. SK. A Manual of Ethnobotany[M]. Jodpur: Scientific Publishers, 1987.
- [16] MARTIN. G. Ethnobotany, A Methods Manual[M]. London: Camphan and Hall, 1985.
- [17] FORD RI. The nature and status of ethnobotany, USA [C]. Anthropological Papers, Museum of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 1978.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Three-decades Development of Ethnobotany and Perspectives in China

PEI Sheng-ji

(*Kunming Institute of Botan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Kunming 650204,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general introduction and discusses on three-decades development of ethnobotany and perspectives in China. Ethnobotany as a scientific discipline was born in 1896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t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in 1982. After thirty years development, ethnobotany as scientific discipline in China is remarkable in construction of discipline, establishment of theoretic framework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immense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plant resources,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cultural diversity conservation as well as rural community development. This paper presents and discusses briefly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ethnobotany,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and theoretic innovation development and ethnobotany research advances in China;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thnobotany in near future years are proposed in this paper.

Key words: ethnobotany; China; three-decades development; research advances; perspectives

[责任编辑:关紫烽]